



胡辛文集 贰



张爱玲传奇

Zhang ailing Chuanqi

旧上海的最后一个贵族

胡辛◎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1487392

胡辛◎著



张爱玲传奇

Zhang ailing Chuanqi

旧上海的最后一个贵族



淮阴师院图书馆 1487392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爱玲传奇:旧上海的最后一个贵族/胡辛著.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1.11

(胡辛文集)

ISBN 978-7-5392-6215-4

I. ①张… II. ①胡… III. ①张爱玲(1920~1995)

—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9088 号

张爱玲传奇——旧上海的最后一个贵族

zhang'ailing chuanqi—jiu shanghai de zuihou yige guizu

胡 辛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URL: [http:// www. jxeph. com](http://www.jxeph.com)

E-mail: [jxeph@public. nc. jx. cn](mailto:jxeph@public.nc.jx.cn)

(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邮编:330008)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720 毫米×1000 毫米 16 开本 23 印张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2-6215-4 定价:34.00 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我社产品制作部调换

电话:0791-86710427(江西教育出版社产品制作部)

赣版权登字-02-2012-66

目 录

总 序 /3

引 子 /8

第一部 觅 /11

出名要趁早 /12

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

倾城之恋 /34

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

人世间没有爱 /68

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

香港的回忆 /105

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

留下一段真情 /128

人生中总有厚实的、靠得住的东西。

蛮荒·女人·玫瑰 /149

女人把人类飞越太空的灵智拴在踏实的根桩上。

第二部 惑 /179

两地错缘 /180

傻就傻吧，人生只有这么一回！

杜鹃花·罂粟花·创世纪 /201

所有的女人都同行。

爱的萎谢 /230

爱是热，被爱是光。

不了情 多少恨 /253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我有迷魂招不得 /273

火车的行驶像是轰轰烈烈通过一个时代……

又见香港 /289

恩怨之间本来是微妙的,很容易就一翻身倒了个过。

女人的天空是低的 /304

要是我就舍不得中国——还没离开家已经想家了。

让生命来到你这里 /312

对于这世界他的爱不是爱,而是疼惜。

乡恋·怨女·伤逝 /325

随着我生长的,我想起我从前的家了。

红楼梦 海上花 /338

十年一觉迷考据,赢得红楼梦魔名。

情到深处是孤独 /352

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

后 记 /363

总序

我喜爱蔷薇雨。

如果女性注定与花有缘，那么开在暮春的最后的蔷薇恐怕该属于我。过了盛期，不见缤纷，却有兀傲；不见娇柔，却有单瓣野蔷薇的清芬与野气；自然，还少不了也能刺痛人的不算少的刺儿。

而滋润蔷薇又凋零蔷薇的雨，则交叠着繁华与荒凉，浓缩着生命与消亡，叫你咂摸出那原本无法透彻的人生的滋味。

我跟蔷薇雨有缘。1996年暮春作家出版社推出了我的自选集四卷本，含长篇小说《蔷薇雨》和三部传记——《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张爱玲传》、《陈香梅传》。2005年晚春，我的自选集六卷本又由21世纪出版社再次推出，像是生命的二度春，前四本之外，加了长篇小说《怀念瓷香》与论著《我论女性》。有意思的是，2012年蔷薇花开时，我的自选集六卷本将第三次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这回，将论著《我论女性》换成《赣地·赣味·赣风——在流变与永恒中的地域文学艺术创作》，这部近80万字赘著曾让责编先生莫展一筹，可最终还是没有割舍某部分而让她整体诞生，算是勉为其难了。

其实，还是16年前的那句话：我钟情的是小说，而不是传记。宗璞先生推崇一位英国评论家的话：小说是蒸馏过的人生。不管我的蒸馏技术如何，《蔷薇雨》、《怀念瓷香》毕竟将我半生对古城南昌、瓷都景德镇的种种积淀，苦痛又欢畅地蒸馏出来。因了岁月的沧桑，更因了现代化都市模型的诱惑，古城古貌古巷古宅正在一天天消逝，面对准摩天大楼立交桥的晕眩，我愿我的《蔷薇雨》和《怀念瓷香》，以我这个女人的眼睛，为这方水土这方女人留下一点文字的摄影、笔墨的录相。有人叹说《蔷薇雨》“俨然一部现代《红楼梦》”，有人则俯瞰曰“不过一市井小说耳”，或假或真，在我看来，很是珍惜这两句，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味”。1991年6月我曾应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之约将其改编成30集电视连续剧，并于1992年10

月由“中心”出了65万字的剧本打印本数十套,历经花谢花开几春秋,终于1997年冬由上海永乐影视集团求索制作社和江西电视台联合摄制成28集电视连续剧,1998年暮春季节,热播于大江南北,颇获好评。都说当代题材的电视剧如女人般经不起老,《蔷薇雨》与我的处女作《四个四十岁的女人》一样,可是扛住了岁月的沧桑!

《怀念瓷香》原名《陶瓷物语》,2000年秋曾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也得到不少读者的挚爱,与其说写的是陶瓷的故事,不如说还是女人的故事。因为陶瓷的烧炼,太像人生,尤其是女人的人生!土与水,在火的炼膛里,揉合撕掳、爱恨交加、难解难分,当地地归于平寂时,结晶出的,可能是合格的陶瓷品,也可能是鬼斧神工不再有二的艺术峰巅,还可能是次品,乃至废品,但不论结晶成什么,你再也回不到原初的土与水了,永远不再!这就是人生。而愈是精美的瓷,愈经不起碰撞,你千万别以为烈火的考验能铸就钢筋铁骨,非也,只要不小心轻轻一碰,它就摔得粉粉碎!这太像人的感情,尤其是女人的感情。《怀念瓷香》将我从22岁到30岁在瓷都景德镇的人生阅历伤怀其间,是走过岁月仍难以忘怀的追梦。1991年我作为4集撰稿的9集电视系列片《瓷都景德镇》是中国第一部关于瓷都的大型专题片,获得了中国电视二等奖;2004年秋我率江西高校第一个广播电视艺术学硕士点首届研究生拍摄的9集电视系列片《瓷都名流》,于2005年元旦始在江西卫视播放,被瓷都陶艺家称为:“格调最高、艺术性最强。”“出乎意料的美、自然、真实,且感人。观人多曰:好看!太短了!还没看够!”的确,瓷都景德镇,溶入了我太多的挚爱。当然,在《怀念瓷香》中,陶瓷是真实的,故事是虚构的。但不管怎么说,陶瓷给人的总是永恒的惊艳。

我的传记,其实也应该称为传记小说。《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末,因种种原因捱至90年代初才分别在海峡两岸出版。该长篇传记源于童年听来的故事。我的父系母系家族似皆有传奇色彩。我的大姑爹李郁是1927年参加南昌八一起义的主席团成员——工商界的代表,他并没有随军南下,吃了些苦头后便一心一意立足商界。我的父母的证婚人刘己达正是大姑爹请来的,这个刘己达便是1939年早春在信丰挨过打的赣南专员,蒋经国后来正是取代了他的位置。我的外祖父在南昌时则于一偶然的机缘,搭救过兵变中的军阀朱培德,后来外公开了钱庄,但席卷全球的墨西哥白银暴跌风浪中,他也一头栽到底。

1938年我父、母两家族皆逃难到赣州，外公不久病逝，三寸金莲的外婆强撑门户。外婆家在南昌时的女佣蓉妈，到赣州后曾在章亚若母亲家帮佣，她没有割断与外婆的走往。这两位都爱抽水烟的主仆，绵长而隐秘的谈评话题之一便是章亚若神秘的死，这话题一直延伸到胜利后两家族回归南昌，延伸到外婆去世。一旦发现托着腮帮偷听得入神的我们姊妹时，外婆会骇然告诫：别瞎传啊，要命的事。既然是要命的事，为何主仆年年月月爱听爱说？在赣南时，我的父亲胡江非从事音乐事业，我的二舅吴石希就是话剧《沉渊》的主角，《沉渊》公演之际正值章亚若猝死，蒋经国狂暴无理地禁演该剧，那时正是我表舅吴识沧领着他们不知深浅地与蒋经国抗争了一番。固然我开笔写这部书时，又寻访了一些有关的人物并参阅了有关史料，但这故事已在我心中积淀了许久许久。我想，这仍是女人的故事，悲怆的江西女人的故事。2011年10月20日，蒋孝严先生在台北亲口对我言：“你的这本书是最早的、第一部全面深刻写我母亲的，我从头至尾、从头至尾读了，很感动。”该书原名《章江长恨歌》，后海峡两岸出版人都改为现名，大概是从“名人效应”考虑吧。

《最后的贵族·张爱玲》（1996年收入我的自选集时更名为《张爱玲传》，现恢复原貌）杀青于1992年，因种种原因捱至1995年暮春和仲秋才分别在海峡两岸出版。仿佛是张爱玲在成全此书，据说解放日报刊出书评《“看张”的新文本 / 读〈最后的贵族·张爱玲〉》的当天傍晚，新民晚报即登出张爱玲去世的悲讯。我想此书被评为华东地区优秀畅销书，十几家报刊发消息发评论连载等跟这不无关联。生命是缘，从某种视角看这算小奇缘吧。但我的心并不狂喜。想张爱玲人生，肉身处于繁华热闹中，灵魂却寂寞荒凉；张爱玲辞世之时肉身极至荒凉，灵魂却无法拒绝热闹。也许，荒凉与热闹的种种碰撞才生出形形色色的传奇？

关于《陈香梅传》创作的前前后后，我已在该书的后记中作了冗长的描述，在此无须赘言。从认识她到塑造出她的文学形象，头尾不过两年，虽是有意识地走近她，但不能说是走进了她的心扉。1997年7月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美访问时，未能见着她；2004年9月底至10月初，我应纽约大学之邀，再次赴美作学术交流时，非常遗憾，又未能联系上她。我不知道，我是否写出了真实的她？我只求在广袤深邃的历史背景中，勾勒出这一个女人寻寻觅觅的人生轨迹和起伏不已的情感波澜而已。

本事一经叙述就成了文学。张爱玲说过：“历史如果过于注重艺术上

的完整性,便成为小说了。”我的传记文学,是传记小说。传记可以说是一种怀旧,一种追忆逝水年华,一种人类对人无长久的无可奈何的哀悼!传记就像一张沉入岁月的河里的网,到得一定的时机,便迅猛地将它扯上岸,作一检点,作一总结,以为网住的都是精华,都是最实质的,其实天晓得。网眼有大有小,再说适中的也并不一定是最本质的。

如果说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部长篇小说,我的人生近不惑时才与编小说纠葛在一起。只是我述说我的人生时人们说我在编小说,我编出小说时人们却说那是我的人生!我的真实人生不乏传奇,我的虚构小说却编不出传奇。

在数量和重量上,1996年的自选集,传记压倒了小说;2005年、2012年的自选集,都力图打个平手,《我论女性》的前半部为论说,后半部附录我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赣地·赣味·赣风——在流变与永恒中的地域文学艺术创作》前面为论说,后面是我创作的影视文本;仿佛想作个见证,赣地老女子我就是这样看女性写女性的。也像是犹在镜中,虽然红颜早已老去,但自己仍自在地久久地又细细地端详自己。当然,心并不满足,仍有失落,走了很久很久,回头看看,幸而仍是“女人写,写女人”,我心依旧。

蔷薇雨中的女人的形形色色的故事,会像“流言”般撒播么?

1996年的暮春,我致谢作家出版社和责编李玉英女士,因为能早早地在京都出这么一套齐楚可观的自选集,他们对我的确是鼎力扶植。2005年的蔷薇雨中,在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和老朋友张秋林先生的鼎力相助下,六卷本的胡辛自选集又自信面世。2012年蔷薇雨中,六卷本胡辛自选集三度登场,仿佛总也没过气,总也不见老似的,怎么说都是件高兴的事。感谢江西出版集团副总傅伟中先生,感谢责编熊侃先生,他们始终尊称我为老师,其实,我与他们亦属忘年交。感谢南昌大学的扶植。我信:清泉汨汨,真诚如一,定会滋润一方青翠田园的。

我自信我留着一份懵懂的真诚,对人对己。

爱读惠特曼的诗:“我愿意走到林边的河岸上/去掉一切人为的虚饰/赤裸了全身/我疯狂地渴望能这样接触到我自己。”

胡辛于南昌大学

原序写于1995年12月27日

补充于2004年10月8日

自纽约大学归来

再补充于2012年2月2日

这座世界上民国初年所盖张与杨藩。

有一座洋房当然没有一扇临街的窗！

它在这荒凉的山里是孤独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怪异的世界。而整个空气却有某种神秘大概重疊了这个家族太多的太多太多的记忆。有太阳的地方使人温暖，阴暗的地方有古老的凄凉。阴阳交界的边缘，看见耀眼的太阳，听见行驶时起的汽车喇叭声。世道要变迁，市声喧嚣阻挡不住，这幢近代不久却早早建成的房子却拒绝临街的窗！

这幢临街而封闭的洋房是张佩纶遗孀夫葛藕在辛亥革命时，离开江宁逃到沪所建。张氏亡了，繁华逝去，可他家毕竟是首先讲求洋务的世家。不少的花园里种一棵树不是一棵玉兰，这是依旧的习俗，玉兰、海棠、牡丹同植一起，以取玉堂富贵之意。可经是种过草率成活的只有玉兰，且又染了种，白玉兰广玉兰，那硕大的白色的花，从春开到夏，开了落落了开，反侧像一章开到秋，满园是这灿烂的花。

花园靠墙有个棚架，养着啊，这人人的人

引子

是一个“月落如金盆”的夜晚。

1995年9月8日,即中国中秋节的前一天,她被发现死于西洛杉矶市10911Rochester Are206室。据警方判断,她离世约有六七天了。周遭的人这才知道,孤独的她是现代女作家张爱玲。

那金黄的扁扁的上弦月,衬在漠漠的蟹青色的天幕上,像一张热心窥探人世间的侧面。

形销骨立的张爱玲孤零零躺在这空空荡荡的房地板上,这间统舱式的卧室,没有作家不可缺的桌椅,没有普通人都有的床铺箱柜,就是餐具也是纸的,四壁雪白,不着一钉,不挂一物。只有电视机和收音机陪伴着她;然而,铺在她身下的地毯却是华美的,是中国天津生产的。

这样的夜晚,这样的月色,这样病老的她,如何能不想家?

她说过,第一个家在天津。

春日迟迟的天津的家的空气中,却并没有祖父母的身影,她从未见过他们,但他们早已静静地躺在她的血液里,她一次次从老照相簿中寻觅他们的身影。

魁梧的祖父张佩纶赭酱色的面庞寻不到一丝风流痕迹,倒是烙刻着不得志的焦躁和无奈,借酒消愁愁更愁,五十余岁就死于肝疾。祖母是美丽的,秀丽窈窕的青春,相夫教子的闲适,祖母都有过;可是寡居的度日如年中,在坐吃山空和时局变幻的惴惴威胁中,祖母的容颜变得阴郁严冷,让儿子穿得花红柳绿,要女儿着男装称少爷,是朦胧的“女权主义”,

抑或压抑中的变态心理？猛回头，莫非《金锁记》中游荡着祖母的影子？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爱他们。

她依然深爱着姑姑。没有矫情的姑侄之情是岁月磨蚀不了的，人世间是有爱的。岁月增长着宽容，那原本可憎可恶的父亲，记住的却是踱来踱去不舍昼夜背诵诗文的身影，从小到老犹如一头走不出笼子的困兽，是一个被时代抛弃了的男人。颓唐却不羸弱，凶暴却不阴险，如此而已。他的乖戾是否早已遗传给了她？她是这样的不愿见人！

最贴恋的还是母亲！耳畔响起的是母亲拖长了的湖南腔：湖南人最勇敢。是的，并不出名的母亲一生充满了传奇，她不无骄傲地称母亲踏着一双三寸金莲横跨了两个时代。岂只两个时代？从嫁为人妻身为人母后仍不屈不挠地出国留学，到年过三十尚敢离婚并独身闯荡四海，每一次折腾都铭刻着勇敢。与胡适之同桌打牌的热闹，当尼赫鲁姐姐秘书的风光，在英国做女工缝制蛇皮坤包的艰辛，在母亲大概亦不过种种生命的体验罢了。这湘军水师和农家湘女的女儿，在阿尔卑斯山上滑雪时，于腾飞中一定喊出过——不！母亲是从不向命运低头的湘女。

这些亲人们都死了。

等她死的时候再死一次。

是时候了。

1992年2月14日她就在律师处签下了遗嘱：所有私人物品留给香港的宋淇先生及夫人邝文美；遗体火化，不举行任何葬礼，骨灰撒到开阔的荒野。

她最喜欢的字眼是荒凉，也注定了是灵魂最后的栖息地的风景。

只是美国加州法律不允许骨灰撒到荒野，于是，张爱玲的骨灰撒向大海。

漂。

早秋要出

第一部

1

觅

出名要趁早

·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

·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1

一个精灵，在现代魔都游荡。

是前清的贵妇装。明黄的斜襟绸衣长过膝盖，墨绿缎宽镶，盘着大云头，似嘈切喊嚷的浪花落下，又似玉连环三三两两勾搭住了，透出古意和神秘；蓝色的缎裙像是泼染了故宫北海的夜色，幽幽地漾着微光。鞋却是平跟皮鞋，都市女生爱穿的丁字型状，因为合脚，那步履更见轻盈柔和。

她能像家教好的大家闺秀，莲步姗姗，裙裾只有些微的摇颤；可有时她爱疯一疯，如小家碧玉行路般搅起惊风骇浪。

她飘飘然于黄昏的魔都。

异国情调的高楼鳞次栉比，哥特式的建筑辉煌炫目；各色人种熙熙攘攘，显贵富豪悠哉游哉；贝多芬瓦格涅的交响乐不改排山倒海之势，申曲滑稽京剧亦不曾冷落；《卖糖歌》让人忆起百年前的虎门销烟，瘾君子却依旧在幽室吞云吐雾；百年老绸店的“大减价”与“苏三不要哭”似百年不变；卖臭豆腐干的吆喝像连着漫漫岁月的另一端；山东乞丐洪亮的“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响遏行云。

这是一座千奇百怪的都市，一座矛盾的都市。

百年租界地被人视为“无国籍”的都市。它是西方人眼中冒险家的乐园，却也是东方巨龙觉醒之地。革命先驱孙文流亡此地播下火种，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发起成立，蒋介石却也在这里发迹；“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耻辱烙刻于此，产业工人的罢工起义也叫地球抖三抖；现代气息物质

文明最先溶进这城市的血脉，而前清的遗老遗少不约而同麇集于此凭吊那逝去的世纪末的乐土……

这是怎样的一座魔都！

她却只是轻轻地走向报摊，又柔柔地离开报摊；轻轻地走向另一家报摊，又柔柔地离开另一家报摊。

“八一三”的浴血奋战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篇章，孤岛的抗战文学激励着人们的斗志，可血腥、高压使文坛枯寂了沉默了，眼下呈现的是战事中风眼死的死寂，乱世中的人们苟安于喧嚣畸型的热闹中。

五花八门良莠混杂的报摊：《紫罗兰》顾影自怜兀自开着紫色的小花，《天地》的女人卧地仰天，《小天地》木刻板的鱼鸟蛇鹿与女人宣泄着原始味，《杂志》却总是少雕饰，以硕大的美术字的老面孔唬人，服装卡通电影类的画报光怪陆离呈西洋风味，武侠言情永恒地翻炒古道热肠才子佳人……哦，有一本不厚也不薄的书，蓝绿色的封面上是隶书体的黑色字：传奇。别具一格、赏心悦目，给这花里胡哨却硬见空泛的报摊开了一扇夜蓝的小窗户，人们可以在窗口看月亮，看热闹……

她痴迷地看着，忘情地看着……

窗外的月亮，是没有时间性的月亮。

那青霜似的月光，拥抱着有三千年回忆的古国的月光；

那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上落了一颗泪珠的月亮，是三十年前的月亮，陈旧而迷糊；

那大而模糊、银色的有着绿的光棱的月亮，是浅水湾的月亮，女人泪眼中朦胧的梦的月亮；

那月亮还是一团蓝阴阴的火，煮着锅里的水沸了，咕嘟咕嘟地响，可怕的香港的月亮；

那乌云里的月亮，一搭黑一搭白，戏剧化的狰狞的脸谱，恐怖的上海的月亮；

长圆形的月亮，白而冷，像一颗新剥出来的莲子；
十一月尾的纤月，仅仅是一钩白色，像玻璃窗上的霜花；
.....

月亮，是人生大舞台上永恒的场景呵。

“小姐，你看中了啥书！”摊主凑上来问。

“哦。”她反剪双手，微微俯下身，装出不相干的样子，“这本《传奇》，销路还好吗？——太贵了，这么贵，真还有人买吗？”

“喔哟，两百块，真勿算贵。这本书阿拉还真勿想卖，留一本自家看看。勿瞒依讲，四天里相，就卖光哉！老派新派格人都爱看《传奇》。”摊主边说边收起这扇夜蓝色的窗。

她仍装着不相干的样子：“真的吗？真的卖光了？真的这本你要留给自家看？”那声音却微微发颤。

“啥人骗依？依到别家书摊看看，哪里还有《传奇》？”摊主小心地收起了这扇夜蓝色的窗，继而收摊。

痛快。痛快。

她发了疯似的高兴着。

她喜欢这蓝绿色。

空旷的蓝绿色的天，蓝得一点渣子都没有——有是有的，沉淀在底下，黑漆漆、亮闪闪、烟烘烘、闹嚷嚷的一片——这就是上海。

她生在这座都市。刚满周岁就离开了这都市。都市没印象。

八岁时，她第一次回到了这都市。坐在马车上，粉底子底的洋纱衫裤上就飞着蓝色蝴蝶——蓝蝴蝶！倜傥而快乐的她做着蓝色的梦。

在这都市的蓝色的天空下，她连带喜欢上了“英格兰”，以为那里蓝格盈盈的天下有着许多的小红房子！尽管母亲纠正她，英国多雾多雨，可她固执地不改变这一个又一个蓝色的梦想。她要去英格兰圆梦。

因为战争她没去成英格兰，而是去了香港求学。大红桔红粉红的广